

陶淵明集

卷五之八

堪喜齋藏本

丹徒劉成忠題籤



笺註陶淵明集卷之五

桃花源記并詩桃源經曰北乃沅水

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外鑿溪周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漁人姓黃緣

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

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

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繞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

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
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
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
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
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

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
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
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
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
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
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迳遂蕪廢相命
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

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
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
衆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忙然
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蹤隱五百一朝啟
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
士焉測塵囂外顧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唐子西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
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

明詩云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
便覺唐人費力如此如桃花源記
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
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淵明
其尤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
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
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
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

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監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衆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

不獨桃源

胡仔曰東坡此論蓋辯證唐人以太桃源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合

桃花源記言大元中事詩云可蹤隱五百韓退之桃源圖詩又以為六百年洪應善曰自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明年燔詩書又明年坑

儒生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滅
於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為魏
魏四十五年而為晉至孝武寧康
三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
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
趙泉山曰靖節退之雖各舉其歲
盈數要之六百載為近實而桃花
源事當在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丁
亥前數年間任安貧武陵記直據

竒蹤隱五百之語輒改為太康中
彼不知靖節所記劉子驥者正大
元時人

歸去來兮辭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
室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
親故多勸余為長吏嶺長脫然有
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銜建
威命使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

苦遂見用于小邑

當時刺史得自

而版厚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

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

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興

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

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後人事皆

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

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

意其艱窶就任可知知尋程氏妹喪于武昌

廣

云程氏妹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
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
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
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諛知來

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暮也乃瞻衡宇載欣

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途就荒松菊

猶存三途唯故入每云將謂舍中竹下開三莠

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

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閉策扶老以流

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

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

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

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

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

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始音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

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

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

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

天命復奚疑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

李格非曰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

朱文公曰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休齋曰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詞則兼詩騷之聲而尤

簡遠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詞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詞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

而遽止謂洞庭釣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叙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後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曰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為於州縣吏

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

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
見粟也耶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
有五柳樹曰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
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
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
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
而退曾不吝情去後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
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黔婁註酣觴賦詩以
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歎葛天氏之民歎

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

彭澤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
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

宅邊有五柳樹曰號五柳先生後
為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
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
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淵明
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
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
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
樹因以為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
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

所謂先得我心之所謂然者與茗
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
柳潘岳河陽一縣花皆誤用也

晉故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
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
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
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
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

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傳類咸敬之
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
温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
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
里聲流京邑大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
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
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
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
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益嘉故是

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
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
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
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大傅河南
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
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彦君在坐
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
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
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也君

為褒之所得乃益罷焉舉秀才又為公西
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
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
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
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
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
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
還之庭尉大原孫盛為證議參軍時在坐
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箸坐處

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
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
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
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
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
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
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
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日來

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遇
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
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
史在朝墮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
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逢之龍山顧景酣
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
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
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
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

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
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荅曰明公但
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荅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
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
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
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荅云此本
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
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

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贊曰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
袞袞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
管生稱心鮑叔必安竒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
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洽至言
慟由才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夫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
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瞻寫志感鵬獻辭
韓非

豐狐隱穴以六自殘君子矢時白首抱閔
巧行居災伎辯名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之變則愚若人特為貞夫
德不百年江表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蓋然何事在路多端皆為我異
歛轡竭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東坡曰讀之述九章夷齊箕子蓋

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
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淵明讀史九
章其間皆有深意其九章章者如
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
人革命絕景窮居貞風凌俗爰感
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
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
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

貞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
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
恥事二姓而然耶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五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六

感士不遇賦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
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
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
生人之善行也朴守靜君子之篤
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
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
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

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動故夷皓有
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
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
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
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
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
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
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韻語

曰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其闊三尺其形如履將試先側擊壤於地也
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手
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

靡潛躍之非今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
逐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
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
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截聲望軒唐而
未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洙汨以長兮羨惡
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
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

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
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筭
者謂迷直道者云安坦至公而無猜卒蒙
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
祇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
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盛念張
季之終蔽釋愍馮叟於郎署唐賴魏守以
納計尚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

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
劔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
而幸濟感括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
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
鑒恒輔善而佐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天
而又貪傷請車以備擲悲茹薇而殞身雖
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
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
之不澀色切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

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
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
慟衆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
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
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
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榮
豈緼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
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閑情賦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
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
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
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
作並固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間多
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
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懷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
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

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
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
於百年何歡寘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
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續
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吟此章說莊美容
貌之美所宜親卑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
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
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
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僞僞法言切過失也說

文愆字俗作僞

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

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為
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
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
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
澤刷玄鬢於頰有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
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
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為
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

而見求顛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
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顛在畫而為
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
而不同顛在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悲
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歲明顛在竹而為
扇含淒颼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顛襟袖
以緬颯顛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
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顛而必
違徒契契以苦心契泣擁琴情而罔訴步

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
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慄竟寂寞
而無見獨恂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
夕陽而流歎步徒倚以志趣色慘悽而矜
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
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戰
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
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
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昂盈軒址

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
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
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箴摧意
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
語時奄舟而就過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
留時亦奄舟而就過
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
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郢
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憇遙情於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

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
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
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
兒強作解事者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六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七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
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
以為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聞親可
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
五十而慕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一作之愛敬盡
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夏
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
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
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
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
摠已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
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

頽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為世子也朝
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
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
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
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其化
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
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

親瘠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世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
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
立而敬其事也仲元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
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
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
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為公子周宣王問公
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
肅恭明神而故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
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為
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

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
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
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毋薨服喪盡
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為宗室儀表增封
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未俗衰薄固已
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

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
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穎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
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是亦為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
而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
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魯參受而
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樂書

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
其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
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
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
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
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
父之道猶謂之孝况終身乎穎考叔鄭人
也莊公以叔敗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為封人聞之有

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
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
母遺緊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
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
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
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

導一作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俛言不文也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

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

毋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沫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

顯允群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債以致甘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執骸一作棺而沒舩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

及仕郡掾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
為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
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
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
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
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
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
澤君子以為難况童齒孝於自然可謂天
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

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
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
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
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
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
義在存一作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
前式

扇上畫贊

荷蓀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溥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墮
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
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群

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
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
峇峇丙公望崖輒歸匪驕匪吝前路威夷
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
孟嘗遊學天網時踈眷言哲友振褐偕徂
羨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
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願躬有儔
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

箋註陶淵明集之七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八

與子儼等疏

告儼侯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
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
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
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
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僂
俛辭世使汝等勿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

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
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菜婦抱茲苦心良獨
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
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涼風暫
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
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竦緬求在昔眇然如
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
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

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
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作不當思四海
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
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
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駱漢
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集本作兄弟
同居至于沒齒濟北凡音稚春
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

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告儼等疏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趙泉山曰或疑此疏規規遺訓似過為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

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靖節當易簣之際猶不忘詔其子以人倫大義欲表正風化與夫素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異矣

又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當作年過三十按靖節從此十一年間自潯陽至建業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游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於歸

去來云心憚遠役四十八歲荅龐
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
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尚
何游宦之有

東塾燕談曰淵明與子儼疏余嘗

感儒仲賢妻之言

集本作孺
今從漢書敗絮

自擁何慙兒子此蓋一事矣但恨

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

獨內愧按范曄後漢書王霸傳霸

字儒仲又列女傳霸少立高節先

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

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

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

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向

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

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

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

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

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
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
齒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
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
遯又愁康高士傳求仲羊仲皆治
車為業挫廉逃名蔣元卿之去交
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
不出唯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
仲亦載三輔決錄又劉向列女傳

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
葭為墻蓬蒿為室衣緼飲水食菽
墾山播種五穀或言於楚王曰老
萊隱士也王使人聘以璧帛不來
王遂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
王曰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僕山
野之人也不足以守政王復曰願
終癩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
有問其妻戴畚挾薪而來謂老萊

子曰是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子曰
楚王欲使吾守楚國之政妻曰子
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
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
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
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
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能免
於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於江
南而止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
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
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
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
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
謝玄傳痛百常情作迫非慈妣庶母早世時尚孺嬰我年
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
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

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做我聞
為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
江陵重罹天罰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
赴駕還江陵是冬母孟氏
卒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
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捲晨長風悲
節感惟崩蹕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
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
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
侍煢煢遊魂誰主誰祀柰何程妹於此永

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
卜辰去窆永寧右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
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
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
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
寘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
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

芻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竒心絕粒
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水聲也懸溜曖曖荒
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
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
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
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從音級爾雅曰母之姊為從母
相及齧齒齧與齧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
並罹偏咎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為失怙也斯情實
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

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
乏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繇人事流浪無
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携
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
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
高温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柰何吾
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
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
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

人也寡婦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
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味茲近情著
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
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
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
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
清酌候頽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

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
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締給冬陳含歡
竹器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
有務中國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
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
飲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
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
止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
已榮涅豈吾縑粹兀窮廬酣飲賦詩以運

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
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矣所復戀寒暑
逾邁亡既異存外如晨來良友宵奔葬之
中野以安其魂宵宵我行深目也了切蕭蕭
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
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
後歌人生寔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此文乃靖節之絕筆也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妙語於續